

通俗文学丛书

信



費天放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6
7

• 通俗文学丛书 •

信



費
周
蔣
辽

1958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共包括三位农村业余作者写的三篇反映下放干部生活的小說。

“灯”是描写下放干部韓大海和生产組長老耿头一起生产、生活的故事。韓大海在区卫生科工作的时候，曾借故責备过老耿头，下放到老耿头的生产組后，就顧慮重重，怕老耿头找小脚。后来，老耿头用实际行动感动了韓大海，使韓大海打消了狭隘、猜疑的心情。

“信”反映了农村欢迎下放干部的情况；“小李”表现了下放干部向老农民学习的情形。

信

費天放等著

吳風旗插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辽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 32开 16,000字·印数：1—6,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 10090·254 定价(5)0.08元

目 录

灯.....	周洪芝 (1)
信.....	費天放 (14)
小李.....	蔣 煥 (23)

灯

周洪芝

一

韓大海跟著社干部来到老耿家，把行李放在炕上，掏出手絹擦了擦汗，仔仔細細地把這間屋子瞧了一陣，不由点了点头，心里說：“收拾得好干淨啊！”

在他来农村以前，曾經揣摸过农村的房子一定都是不太整潔的。現在，却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的几家都打扫得淨明瓦亮。就眼前這間屋子來說吧：新炕席，玻璃窗，牆也是新糊的，尤其惹他注目的是头上挂着那盞保險灯，象是新买的一样。

在来这家的路上，社干部仔仔細細介紹了这家的情况。这家就老两口过日子，老韓住的這間屋原先是主人畦地瓜秧子用的。最近社里动员各户給下放参加生产的干部准备住处，房主耿老大爷和老伴儿費了两天時間才收拾出来的。可是，一切都预备妥当了，只是少一盞灯。眼看干部就要来了，可把老两口急坏了。买吧，供销社里没有貨，借吧，沒处借，后来忽然想起过年用的那盞保險灯，就把它拿了出来。这盞灯是老耿家老一辈留下來的“傳家宝”，每到旧历年晚上才拿出来用，过了年便收藏起来。所以直到現在还跟新的一样。

这陣，老韓心里一陣亮堂和愉快：

“哈，就看这屋子收拾的吧，主人一定是又和气又热情的！”

更使他满意的是，社干部对他說，他划进的第一生产組組长正是这家的耿老大爷。

这天晚上直到掌灯时分，老韓还没睡觉。他急着想看看耿老大爷是个什么样的人，順便跟自己的組长唠扯唠扯。可是，一直等到十点鐘，也沒見耿大爷回来。后来問了下耿大娘，才知道耿大爷在社里开会，研究修水庫的問題呢。

第二天早晨，老韓天不亮就起来了，走进东屋想見見耿老大爷，可是正忙着做飯的耿大娘說，他已經到社里去了。

吃过早飯，社主任領着老韓和另外两个被分配在第一生产組的同志来到了水庫工地。

这时候，人們都正在緊張地擲土、刨土、起石头。走了一会儿，来到了第一生产組的地段。这儿是一片岩石，人們正在起石头、打炮眼，歌声和鎬声响成一片。社主任指着一位正在起石头的老大爷，向他們說：

“这就是第一生产組組长！”說着向老耿头喊道：“老耿头，你們組的三个新同志来了！”

老耿头一听人喊，放下了手里的鎬头，扭过身来，笑着向他們点着头，向每个同志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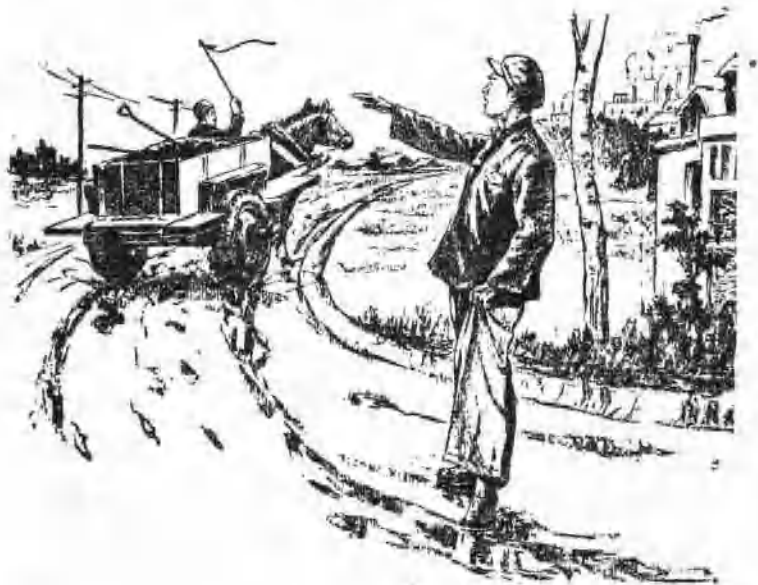
“哈！终于见到了！”老韓心里一阵高兴，走到老耿头跟前，亲热地把手伸过去。可是，当他的眼光一落在对方的臉上时，却不禁心里一跳，嘴里輕輕地“啊”了一声，原

来他認識这个老耿头。臉上一陣发热，僵在了那儿……

二

說来老韓和老耿头，过去还有过一段别扭事儿呢。

四个月前，老韓还是区上卫生科的管理員，他除了負責区的卫生宣傳工作外，还負責一部分地段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檢查工作。有一天早晨，老韓出来檢查环境卫生。前两天下过一場雨，道上还有些泥濘，他走在乡和区两搭交界的地方，看見一个老头急忙急促地赶着車，緊緊叫着牲口，冲着自己的身边跑来。老韓刚想往道边躲，車正跑过一个水坑，迸得泥水四濺，濺了老韓一褲腿。



老韓一看新料子褲上噴上了几道泥花，又心痛又生氣。也許是由于職務上的習慣吧，他睜了一下牲口腕後，發現沒帶糞兜，於是，好象抓住把柄似的吆喝起來：

“喂，車伙，停下停下！”

那老头一楞，把牲口喝住，跳下車來，驚異地問：“什麼事兒，同志？”

老韓急急地走過去，指着騾子的屁股說：“你看你的牲口！”

那老头一看，張口結舌半天沒說出話來。

“我是區衛生科的。”老韓自我介紹說，“車到市區內一律得帶馬糞兜，你知道不？”

“咳，同志，這事怪我！今兒早晨，天不亮就套車，黑墨糊洞的……嘿嘿，就把這碼事兒忘了……”老头客氣地說，希望解釋几句就能完事兒。

要在平日，老韓遇見這種事兒，輕來輕去的，多半批評几句就完。可，剛才濺了一褲子泥，心里窩了點火，便說：“你是車伙，怎麼這樣事兒會忘呢？要是牲口把糞拉在馬路上不影響市容嗎？象你這樣事兒是該罰款的。”

那老头一聽要罰款，便急了：“咳，同志，人都有個馬虎，何況我這也不是故意的，現在，社里用糞這麼急，我哪能叫牲口拉在路上？再說，我這還是頭一回，也不至於就罰款吧！”

“嘿！你這個老头，怎麼還不虛心接受批評？你說頭一回，誰知道呢？”老韓覺得這個車伙說話有點沖，也有些不滿了。於是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在十字路口上叮

喘起来。

“你是哪个社的？叫什么名字？”老韩火来了，倔劲儿也上来了，紧叮了一句。

“我是金星社的，你去打听老耿头，没有不知道的。”老头也气呼呼地。

就在这当口，两个年轻车伙赶着车撵上来了，原来，他们是一块儿的。那两个车伙一着老耿头出了事儿，就吆喝住车，上来帮老耿头说情，两个人你一嘴我一舌，介绍了不少这老头儿的情况。原来，这老头儿叫耿吉莲，是这两个年轻车伙的组长。老头儿平常有个倔脾气，可干活却一个顶俩。这些天，社里在区里买了六十车粪，限他们三辆车在十天里拉完，谁想到老耿头的车出了点毛病，等修理好了，却耽误了一趟车。老耿头急了，今早晨两点钟就套了车，想多撵一趟，谁想到光顾着急，倒忘了带马粪兜。……老韩听了半天，气消了大半，觉得这老头一心为社，却也难怪他。可是就这样叫他走了，又觉得下不了台阶，就顺口对老耿头说：“好吧，你们先回去吧，不过要把这事儿跟你们社长说说，以后可不许这样。至于罚不罚款，回去研究研究再说。”就这样，老耿头和两个小青年赶着车走了。

老韩说这些话，不过是借由下马，回到了班上早丢在脑后了。谁想到，快下班时，忽然门开了，老耿头拿着鞭子走了进来，站在老韩的面前挺认真地说：“同志！那罚款的事儿研究的怎么样了？今儿早晨那事儿我跟社长也说了，钱我也带来了，该办什么手续你就说吧，咱也了份

心事。”

老韓听了一楞神，半天才想起早晨說过的話，不由的臉上一紅。他本来沒打算真罰这老头，沒想到他会这么認真。于是，他微笑着說：“啊，罰款啊，你既然知道錯了，就算了吧！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老韓心想：这么說，老头听了一定会很高兴。哪知道，老耿头听了一楞，停了半天才說：“咳！你这个同志，不罰了，你早晨怎么不跟我說清？为这事儿，我跑来跑去，整整少拉了一趟粪，任务到底耽誤了！忘粪兜儿的事儿，那怪我，可，你們办事儿也应该利利索索的，別影响我們的生产呀！”說完老耿头不高兴地抓起鞭子轉身就走，老韓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大堆話，開了一个大紅臉，他覺得这老头的脾气可真有点古怪。

日子久了，老韓早把这件事忘記了。可是，忽然在这样情况下遇見了老耿头，心里不由地打起鼓来：这老头若是还記恨着那件事儿，那可怎么办？……

三

韓大海起了一陣石头，累得呼呼直喘，他一面干着活，一面不时地偷眼瞅瞅老耿头的动静。才見面时，老耿头好象沒認出自己，他心里慰貼了些，可这时老耿头也不时地向自己这边直看，不由的心里又不安起来。这时老耿头放下鋤头走过来，檢查了一下活，也沒說好坏，瞅了老韓一眼說：“歇会儿吧，这么硬干可不行啊！”老韓早累

得直不起腰，巴不得叫歇歇。听了这话，便松了口气，把镐头往旁边一丢，坐了下来。

“哎，同志，工具可别那么丢啊，小心撞坏了镐把！”老耿头一边说一边走过来。老韩听了这句话好象脸上挨了一巴掌，急忙跑过去拣起镐头，心里也在埋怨自己太马虎。猛抬头，只见老耿头又在目不转睛地瞅着自己，心里一阵慌乱，低下头去想：“他一定认出我来了，若不怎么总这么盯着我呢？”

正想着，只见老耿头好象想起什么事儿似的点了点头，从旁边拖过一把铁锹来，对老韩说：“休息完，你去扔土吧。”韩过身又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去抬石头，这样换换活，身子各地方都炼炼。”

“好吧。”老韩口里答应着，可心里却想，“怎么不叫我去抬石头呢？”他也没好意思问，休息完，就拿起铁锹扔土去了。

他扔了约摸两袋烟工夫，腰杆子累了，胳膊也有点发痠。土冻的挺硬，一锹下去挖不多。再看看抬石头，跑来跑去，似乎又出活又不太费劲儿。老韩不由地嘀咕起来：“啊，这老头大概是派重活来调理我呀，哼！我一定干个样儿给你看看！”想着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干起来。正在这时，老耿头走过来，把老韩手里的铁锹一把抓住，严肃地说道：

“哎，这样不要命的干还行吗？不到晌你就得趴下，力气活可不是闹着玩的！”

老韩心里一翻腾，站在那儿长长喘出一口气，心里疑

疑惑地想：“他怎么老盯着我？干起活左不是右也不是，往后的活怎么干法？”但，又一转念：“哎，农民总是狭隘的，俺韩大海好赖是个干部，不能跟他一样，以后找个机会跟老头好好交换交换意见吧！……”

正想着，旁边一个组员笑嘻嘻地说：

“韩同志，你新来，没摸着这老组长的体性，别看他说话冲，可真关心他的组员啊！”

老韩勉强地笑了笑，心里说：“哎，你哪知道我们俩的事儿！”

四

吃午饭的时候，人们都围着火堆烤干粮，只有老韩躺在一条小沟里，考虑着他和老耿头的关系。

说也怪，自己也摸不清这老头对自己是好是坏。看干活的情形吧，好象老头处处在关心自己，可说起话来又那么冲，就好象对自己满肚子意见。平日想找他聊聊吧，他又不经常着家，就是在家，也不大爱说话。后来，老韩实在憋不住了，就把自己的心事向下放干部的组长说了。组长笑着说：“老耿头为人直口快，社里人全知道。他过去是个雇农，现在又是社里的积极分子，不会象你想得那么狭隘吧！还是应该虚心地和老耿头多接近接近，从情感上跟他打成一片。”老韩听了，觉得也对，心想：“也许是自己瞎猜疑，应该再下番工夫团结他！”

昨天老韩干活累得腰痠腿痛，早晨真不愿意起来，可是一想到要和老耿头搞好关系，就强制着爬起来，想去扫

扫院子。但，刚操起扫帚，老耿头就上前抢过去，说：

“来，我扫吧！你歇会儿，日子长着哪，要干活还不有的是吗！”老韩转过身挑起水桶要去挑水，老耿头又拦着不讓挑，说：

“我挑吧！你们的身子弱，还不能象我们那样干，以后你就多睡一会儿吧！”说着挑起水桶走了。

“这是不是看我起来晚了？”老韩困惑地想。哼，好吧！今天晚了，明天再看。

第二天早晨他起了个大早。可是，一掀开水缸盖，缸里的水满满的，到院子里看看，院子扫得净净的，再一看，笤帚和水桶都不知哪里去了。看到这种光景，他不由一阵气恼：

“他一定是把那件事记在心里，要不怎么这样别扭呢？哼！向农民学习，向农民学习，就学习这些狭隘思想？”

老韩躺在渠道里胡思乱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自己给自己打气说：

“好吧，随他怎么看我吧！反正我得干两下子让老头看看，让他知道俺韩大海能文能武，叫他从心眼里尊重着点。……”

他正在想着，就听头上有人说：

“韩同志，给你水！”

他抬头一看，是耿大娘端着一碗热水站在那儿。

“你大爷说，你们新来，晌午没有水抗不了。这是我给你们烧的，来，喝吧！”

老韓接過水，凝思了半天，心里又打開了鼓：“這是怎麼回事兒呢？這老頭的脾氣可真摸不透！”

他吹了吹那碗水，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心里倒覺得暖和了許多。

下午，老耿頭跟幾個小伙子往炮眼里裝炸藥，鼓岩石，老韓在山腳下吭嚙吭嚙地起一塊大石頭。雖然他已經累得筋疲力盡，可是他非要把這塊一百多斤的大石頭起出來不可。他想要在這上面叫個勁，讓老耿頭看看。他把鎬尖送到石縫里，撬了几下，石頭紋絲不動。他歇了一會，使盡全身力氣，猛地一使勁兒，只听“咔嚓”一聲鎬把斷了。老韓一看，可呆了，這要叫老耿頭看見，准又埋怨自己不愛護工具。他往山坡上看了看，想找根木棍回來好做个鎬把，便往坡上走去。找了半天什麼也沒找到，就在这个節骨眼，他猛聽見老耿頭的喊聲：

“那是誰？躲開躲開，點炮了！”

他吃了一驚，也不辨方向轉身就跑，這工夫忽听老耿頭冲着他喊了聲：“哎呀，韓同志，你怎麼上這來了？”便一個箭步竄了過來，抓了他一把說：“臥下！”老韓剛一哈腰，就听“轟”的一聲。他只覺得有什麼往身上一扑，便躺下了……

老韓迷糊了一陣子，醒過來，覺着自己身上沉甸甸的，仔細一看，不禁“啊”了一聲，眼淚刷地流了出來——原來是老耿頭趴在自己身上，他已經昏過去了……

五

多亏离爆炸地点远一点，老耿头只是头部受了轻微的震荡，身子却没伤着。这阵他正躺在韩大海这屋，经过了三天的治疗和休息，已觉得身子轻松多了。老韩坐在老耿头跟前，两眼红肿得象只血桃，他这三天里一直在亲自护理着老耿头，按时替他服药。

“韩同志……你歇会儿去吧，我不要紧了。”老耿头轻轻地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老韩一看老耿头睡醒过来，心里又高兴又是难过，他鼓足勇气，一把抓住老耿头的手说：



“耿大爷，我……我……真对不起你……”说着，不觉眼圈儿又红了。

“哎，别难过啦，我这不已经好了么？”老耿头抚摸着老韩的手安慰着说，“这也怪我呀，没把工地的情况向你介绍清楚，照顾的真不周到。……”

“不，大爷，我不光是为这个难过……你，你不记恨我怎么？”

“记恨？记恨什么呀？”老耿头一愣。

“你忘了，有一回我拦过你的车……”

“啊——”老耿头恍然大悟，“你说那件事呀，我早忘到一边儿去了，你怎么还记得……哎，那桩事，你大爷也有错处，嘿嘿……你这想哪去了，你那也是为工作嘛，我记恨你干什么？”

“大爷，这全怪我思想有毛病。”韩大海后悔地说，“一来到这儿，我就惦记这码事。在干活时，你一說，我就以为你在记恨我……要不然，怎么发生这样事故……”说着，禁不住又滴出泪来。

“咳，你大爷这个性体也得改呀！”老耿头叹了口气说，“你们来了，我寻思就跟自己家人一样，也没格外客气点——可也是，你大爷这人也不会客气……我是怕你们年轻人好胜，把身板累坏了，我这个当老人的于心不忍！”说着，顿了一下，“以后，见到你大爷或是你大娘对你们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你可得提呀，这不就跟你自己的家一样吗？”

韩大海心里一阵激动，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凝神

地瞅着头上那盏灯，心想：

“唉！现在我全明白了，劳动人民的精神品质就跟这灯一样，外边看着不出眼，心里可光明磊落，我自个儿倒是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的净惦记自己！今后，我一定下决心把自己锻炼得跟他们一样！”

1958年元旦初稿

1958年1月14日改